

朱晴方 著

世 间

怪 相 录

SHIJIAN GUAI XIANG LU



内 容 简 介

古往今来,在人们的生活中,总会有许许多多的人物叫人不敢恭维。本书作者根据自己所见所闻及其深刻的感受,描述了人世间形形色色的“怪相”,概括了社会生活中各阶层一个个的你、我、他,汇成讽刺人物大观。

全书植根于民间沃土,语言采用巴渝方言,轻松活泼、幽默调侃,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本书既是普通市民茶余饭后的消闲读物,又是可资专家学者参考的社会情状、方言俚语及民俗民风等材料。

目 录

楔 子	(1)	万 师 母	(52)
秃 乡 长	(2)	覃 名 堂	(54)
冉副局长	(5)	灵光儿童	(58)
赖 区 长	(8)	大嘴老鸱	(60)
拱猪科长	(10)	涌 水 桶	(64)
针眼局长	(12)	邓 炊 哥	(67)
哇哇部长	(14)	酒 缸 子	(69)
甩手村长	(17)	中 青 年	(73)
工宣队长	(19)	肖 美 工	(75)
二 主 席	(21)	尹 风 骚	(78)
明副总编	(25)	游 胆 大	(81)
林副科长	(27)	瘪 嘴 巴	(84)
总务主任	(30)	红脸婆娘	(86)
教办主任	(33)	龅牙巴二嫂	(90)
饶 太 郎	(35)	金 手 锤	(93)
荣 七 品	(39)	左 搬 运	(96)
文化馆长	(42)	于 夜 叉	(98)
陆 秘 书	(46)	郭 老 太	(100)
易 大 学	(49)	队 长 婆	(103)

茅耳朵	(106)	老 鲫 壳	(183)
区长太太	(109)	苟 毛 二	(186)
鬼 冬 哥	(112)	白老太婆	(189)
油 醋 婆	(115)	假 孝 子	(191)
叶 编 辑	(117)	黄 桶 婆	(194)
梁 吹 吹	(120)	豆花西施	(197)
赵 一 Q	(122)	狼 爸 爸	(200)
伍 孔 玉	(125)	恶 鸡 婆	(203)
骆 面 子	(128)	新 妈 妈	(205)
四 姑 娘	(131)	简 光 棍	(209)
戚 干 事	(134)	温 公 子	(212)
邹 所 谓	(138)	娄 保 险	(215)
靳 转 哥	(141)	络老太爷	(219)
老 天 牌	(143)	泡 头 狗	(223)
贾 有 功	(147)	铁 鸡 母	(226)
阳 医 生	(150)	孟 老 抠	(229)
懒 猪 儿	(153)	宁哥们儿	(231)
倒 鸡 毛	(157)	毛 姑 爷	(234)
癞 死 猴	(160)	陶 山 文	(237)
官 秘 书	(163)	阎包工头	(241)
门 门 门	(167)	武 孃 孃	(244)
扯 疤 眼	(171)	柯 家 婆	(247)
小 宝 玉	(174)	三 斤 半	(249)
麻 将 军	(177)	庄 老 板	(252)
董 蹒 蹒	(180)	孙 过 份	(256)

楔 子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常言道：人上一千，鬼怪神仙。在我们的生活中，哪样人都有；在你、我、他身边，形形色色的人总要以一定的扮相出演着自己的戏。其实，人世本来就是一个大舞台，在这个无时不在的舞台上，有的人扮净，有的人演旦，有的人妆丑，有的人饰末，一个个演技奇绝，叫人看后终生难忘。

余已届不惑，从娘肚子下地一睁开眼皮，便开始看不饰粉妆的人们演戏，及至有了独立的思维并可以奔跑的时候乃至今日，自觉不自觉地被人拉硬拽也参与其间，当然，看的也更加仔细，常常令余刻骨铭骨。尤其是近一两年来，感觉更为深刻，冲动的感情令余非提起笔来记录下各种扮相不可。

其实，世间怪相难以数计也难以描述。限于阅力和精力，更限于笔力，本书所写仅是极小极小部分。亲爱的读者，只要你稍稍用心观察，在自己的周围，稀奇古怪的人简直太多太多，他们或叫你横眉瞪眼，或叫你气不打一处来，或叫你哭笑不得，或叫你嗤之以鼻，或叫你忍俊不禁……面对这样那样的怪相，也许你会发出如斯的感叹：人啊！哪个要变成这样？

人世既然是一个大舞台，当然也就少不了刀光剑影、密室冷箭、拉绳使绊的戏出演。余此前所写小文，没少遇到别人的

横眉竖眼，更没少遭到少数“演员”的“冷箭”。因此，为避免麻烦，文中所勾勒各相虽为亲见亲闻亲历，但一概不用真名实姓。如有人要“对号入座”，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性格相近甚或相同的人并不在少数，再说，电视中出演“猪悟能”、“唐明皇”、“慈禧太后”的人，也并不是一两个。如果有人硬要“对号入座”，余也只好悉听尊便啰！

秃 乡 长

秃乡长本姓涂，因他年过半百便谢了顶，大家便有意喊他秃乡长。

秃乡长进乡政府大院少说也有二十年，但当乡长也只是最近几年的事。他时常酒后吐真言：我一辈子能够有今天也不容易。过去当大队团支书，哪个认得了我？后来当乡农技员，脚杆几乎跑断了，可哪个又把我当个人？现在而今眼目下，全乡一两万人哪个不对我点头哈腰？

秃乡长最爱哼的小曲是“高楼万丈平地起”，但只这一句，其它就打“呀呀”。

秃乡长上任已快满两届了。常言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确实办了不少实事，比如新建了乡水泥厂、乡曲酒厂等五家乡镇企业，一下改变了乡机关穷兮兮的面貌，不但解决了乡上几位主要领导的子女就业问题，也吸纳了不少农村剩余劳动力。

秃乡长十分关心乡办的几家企业，他把所有的精力和时



“啊！好书法！好诗！”秃乡长赞不绝口。（《秃乡长》张俊德 绘）

间都花在这上面，今天这个厂进，明天那个厂出，至于农业生产，他大胆放权给分管农业生产的副乡长。如果有人找他，用不着去机关，也不用打听去哪个村，只要到那几家企业去找便定能找到。

去年，乡水泥厂多方筹资搞技改，顺便建一幢职工宿舍。乡水泥厂职工宿舍竣工，秃乡长在乡机关背后的一楼一底共两套间的私人住宅也同时竣工。他老婆问丈夫共花了多少钱，借了多少钱，秃乡长拿眼瞪她：女人家少管闲事！

新房建好了，总不能让它空着，秃乡长把“夹皮沟”的全家大小老婆娃儿媳孙子迁到乡场上。他笑着对人说：这叫“离土不离乡”，合乎新形势。

一天，秃乡长从县上出差回来，一进屋便自言自语：我总觉得四壁空荡荡的，尤其是客厅，就这几幅美人画，太俗气。你看人家汪县长家字画条幅高雅得很。

在乡曲酒厂作副厂长的大儿子说：“爸爸，何不找何南中学的耿老师献点墨宝？”耿老师写得一手好字，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前年退休在家，常为人写个条幅、对联什么的，在全县也是屈指可数的人物。

乡长亲自登门索要，耿老师岂敢怠慢？立即研墨展纸，为乡长写了一幅近两米长的条幅。秃乡长一看，竟高兴地念出声来：返途老马世上无/府第月夜也繁荣/唱歌声声都道好/年旺月兴夕阳红。“啊！好书法！好诗！”秃乡长赞不绝口。

今年春节，在大学读书的小儿子回家过年，在条幅面前端详了半天，对他老子说：“爸爸，这条幅有点不对劲，人家在挖苦你呢。”

“啥子？人家明明是说好嘛！”

“哎呀！这是一首藏头诗，‘返府唱年’；怕你一眼识破，人家用的是谐音，即是‘反腐倡廉’。”

“反腐倡廉又有啥挖苦不挖苦的？”秃乡长仍不服气。

“人家第一句说你是人到老了还不知道正确的归途，第二句说的是晚上前来行贿的人不少，第三句大概说你尽说漂亮话，末一句讽刺你红不了多久了。”

秃乡长不听则罢，听后火冒三丈，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好个姓耿的教书匠，我涂某也不是吃素的！”

“算了，现在是啥气候？”小儿子劝道，“要是翻了船，那就遭了。你还是老马识途吧，人老了走点正道好。否则，不但自己保不住‘夕阳红’，而且给我们后人^子也带来终身憾恨！”

秃乡长亮亮的额顶上顿时沁出了汗……

冉副局长

冉副局长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苏醒了过来，便叫在身边陪伴他的老伴递水给他喝。待舌头有些灵活了，他又忿忿不平起来。老伴晓得他的脾气，劝也等于圈，便任他发泄一气。

“他妈的，好歹老子姓冉的还在位嘛，他陆天民不过一恁么大的厂头头。”冉副局长伸出左手小指，“就恁么大的头头，抓权倒凶呢！进入随他的便，不报我审批就让人进科室上了班。真他妈的岂有此理！”

“唉！你少说几句嘛！你在生病！”老伴提醒他。

“他龟儿把我气到这里来了，老子哪个没有气嘛！我就是

要说。他陆天民认为我这个局长要到点了，就不把我冉某人放在眼里。他妈的啥子‘五自主’？纯是胡扯蛋！老子在工业局管人事管了一二十年，还没有过这种不顺心的事。唉！”

“砰砰”，病房外有人敲门。老伴拉开虚掩的门，原来是县水泥厂厂长陆天民。

冉副局长一见是陆天民，把头偏向一边，眼睛眯着，闭着嘴唇不理人家，心里说：“你姓陆的娃娃眼里还有我这个领导吗？来做啥子！”

陆天民见冉副局长理都不理他，也就开门见山，说：“冉局长，真对不起你！我原想，企业实行工资、人事、经营等‘五自主’，就真正自主了，便经厂党总支同意后调进了一名善搞销售工作的同志作销售科副科长。不想把你气病了，来向你说明一下。”

冉副局长一听，猛地掉过头，把眼睛一瞪，盯着陆天民说：“你说来还是我错了啊？”

“我没这个意思，冉局长！”

“这话不是明摆着的？你们自主了，来说明一下！假如你有错的话，在上级面前应该怎样说？你还不知道？”冉副局长说完，又把头偏到一边。

“那，我有错，我是专门来医院向领导作检讨的，二来也希望你。”

这话还听得，冉副局长心里想。只见他慢慢掉过头来，语气有些和缓地说：“我冉某人虽然五十八岁，还有一两年就退休了，但我并不是不支持改革。‘五自主’当然可以，但它也有一个原则，党的领导权力不能削弱，下级仍然服从上级。进人尤其是进科室干部，可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历来的惯例都

是上级主管部门把关，这是起码的常识。陆厂长，你应该懂吧？”

“是是，局长，我虚心接受你的批评。不过——”

“不过啥子？”冉副局长又有些气了，“给你明说，反正我在台一天，绝对不容许你们胡来一天！其它可以让步，在人事问题上决不让步！这一点，陶局长也表示支持我。”

陆天民自知是“秀才遇到兵”了，他晓得在这位局领导面前，不是哪个说的有理，而是哪个说了着数。于是，客气地说：“冉局长，我得赶回厂里办事。你好好养病，祝你早日康复！”

陆天民一走，冉副局长吩咐老伴：“把拿来的东西统统给他甩了，哪个要他的！”

老伴觉得他太固执了，考虑到他在病中，不便多劝他，准备把陆天民提来的一大包罐头、蜂王浆什么的東西提到不显眼的地方搁起再说。一提包包，下面有一张报纸，那极醒目的通栏标题跃入眼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厂长听谁的？老伴心想，拿给他看后改改脾气也好早点出院，便立即将报纸递给冉副局长。

冉副局长不看则已，看后牙齿咬得“唧唧”响，不一刻又昏迷了过去。

老伴吓得脸卡白，赶紧喊来医生抢救。

大约一个时辰，冉副局长又慢慢睁开眼睛，抓住老伴的手，眼泪汪汪地有气无力地说：“这下完了。原以为‘五自主’厉害，谁想到又冒个市场经济出来，更是厉害得要人命。今后企业听市场的，那还要我们工业局干啥子？我这个分管人事的局长还有啥权嘛！”

一听说没有啥权了，老伴也哭了。

赖区长

赖区长背着铺盖儿走出区公所大院，把头勾得低低的，加上那顶垮垮草帽的保护，街上很少有人看到他那恹恹的样儿。但是，他身后还是有人指指戳戳骂他“该遭”，说像他这号人根本不配做父母官。

蒋家沟水库有上万民工正在挑土搬石大干，赖区长被下放到那儿的指挥部当工作同志。职务嘛，民工们都叫他“赖同志”了。

一天，赖同志正在忙着发挑挑儿牌子。“赖区——啊！赖同志，你不怕脏人？这活儿哪是区长干的？”真是冤家路窄，说话的叫牛毛，以前曾被赖区长扇过耳光。

“哎呀！是小牛呀！请多多包涵！”赖同志点头哈腰一脸堆笑。

“哼——！”牛毛头也不回地走了。

人们这才发现，姓赖的突然变了一个人，见人便笑咪咪的，呼年龄大的叫“老人家”，唤年轻的为“伙计”。过去，他是几万人的区长，除了书记以外，没有哪个人是他瞧得起的。群众有谁出于人之常情招呼他，他一般不动声带，高兴了瞟你一眼，不高兴时连眼珠也不会转一下。有一回，牛毛在路上碰着招呼他，他装耳朵聋。牛毛不省事，又撺上前去提高嗓门喊了两声“区长”。这下犯了龙颜，“啪啪”两个耳光打得他站在那里木了半天。

牛毛过去怕他，可现在不怕他了。牛毛臊起皮来也可算一个行家。他一见到赖同志，便故意拉腔拿调喊：“喂，赖区长——。”惹得一伙民工哥们儿哈哈大笑。

“他妈的个龟孙子，要是在过去，你敢！”赖同志在心里骂。

赖同志在政界混了那么多年，也还有些名名堂。一天收工后，他叫一个牛毛的哥们儿去请牛毛喝酒。牛毛一听是赖同志请客，当即鬼火冒：“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不去！除非他拿轿子来抬老子。”

牛毛的话刚完，赖同志就突然出现在门口。“牛毛，我晓得你不肯轻易来的，我就跟到来了。来，我们喝两杯！”赖同志不管牛毛同意不同意，便把酒和花生米、糖果之类下酒物摆在桌上。

牛毛理都不理他，只在喉咙里“哼”了一声。

“牛毛，算我以前得罪了你老弟，该可以了吧！你今天不买我赖某人的账，我就当着大家的面给你磕个响头，是不是？”

在众人的劝说下，牛毛就坐在桌边了。

酒过三巡，赖同志有些醉了，他说：“牛毛，伙计，咱们从今以后是哥们儿，明天我多发几块牌子给你，今后有事尽管找我好了！”

“来，再划一拳。哥俩好哇！一条心呀！”那晚，赖同志特别高兴，“牛毛，伙计，你明天起，不要再喊我区长了，要得不？”

牛毛耳热眼红的，也就答应了。

再后来，牛毛一班哥们儿几乎每天晚上都要陪赖同志打扑克，有时喝点白干，很是投机。

一年后，赖同志又回到了区上当了一个副区长。离开水库工地的那天，牛毛他们准备去送别一下，一到指挥部，听说

姓赖的天刚麻麻亮就走了，铺盖儿是请一个人背的。

牛毛说：“老子被人当猴耍了！”

拱猪科长

谁也难相信，刘林当上了宣传科科长。哪个不晓得他刘林的德性？论笔才没笔才，论口才没口才，论官才也没官才，不知他是哪个当上的，反正那盖着红巴巴的文件上是写得清清楚楚的：宣传科科长。

平时与刘林耍得好的邵木悄悄道破了天机。原来，他刘林只不过是办公室的一个秘书，说是秘书，实质上是守电话；搞点收收发发什么的。去年领导班子调整，局里来了一位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副局长。该局长八小时之外特别喜欢“拱猪”，而刘林也是一个“拱猪”高手，常常同局长联手打对方，胜多负少。为了陪领导发展个人特长，刘林若干回下班也不回家，爱人、孩子常常等他一道吃饭也白搭，害得人家把饭菜凉了热，热了凉，因此，爱人隔三插五免不了哭兮兮地同他撇嘴劲。后来爱人理解了丈夫的苦衷，还为他买了一副豪华型的扑克牌。半年下来，“拱猪”局长觉得刘林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便用给了他一个科长。

“嘿！老婆，这就叫种瓜得瓜。看来，我小时候叮到打牌还是天意。”刘林十分得意。

刘林打牌出了名也收了利，大家背地里叫他“拱猪科长”，有人干脆叫他“猪科长”。

可惜好景不长，那位“拱猪”的局长半年后就调走了，但仍在刘林他们工作的大院。那位领导可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到新单位后，他还是时常喊“猪科长”搞点八小时之外。“猪科长”开初还应付一下，几天后就借故推辞了。他说：县官不如现管。

其他领导不太感他的冒，“猪科长”也十分明白。为了稳住乌纱，他接连好多天认真研究“现管”的几位局长有无一个是爱好“拱猪”的，可惜没有半个。排行老幺的副局长喜欢打桥牌，“猪科长”十分气恼自己一窍不通，他也曾经站在旁边观摩学习了几次，但那玩意儿太玄妙了，硬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妈妈的，嗑老子五打五个局长，竟没有一个会‘拱猪’，说我笨，他们与我是大哥莫说二哥，相差不多。”

“不行，必须打通一条干道！”“猪科长”对老婆说，并且邀老婆也帮忙出个主意。

“你们的一把手最大的嗜好是啥子？”

“喝酒。”

“好，今后你和他一道坐席，舍命陪君子！”

以后，“猪科长”硬是陪一把手喝得个“一半清醒一半醉”。每次散席后剩个大半瓶小半瓶的，他还当着众人的面要局长带回家去喝，说是丢了可惜。局长岂肯丢人现眼“吃不了兜着走”？他认为局长讲礼，说：“局长，我帮你拿起走，不拿白不拿。”

后来，局长就不大常喊他一道坐席了。为此，他老婆怨他拿残酒给局长喝是不尊重人家，说要送就买两瓶好的送。

“猪科长”便忍痛从存折上取了半千元到一个体商店买了两瓶茅台酒。送去的那晚上，局长很是高兴。

但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此后局长仍然很少叫他一道坐席喝酒，三个月后，找条“为了加强宣传工作”理由而新任命了一位宣传科长，刘林则降为副科长。

“妈的，得了人家的好处还认不到人喷！”刘林和老婆都在家里骂局长没良心。

又三个月后，刘林才从同事的口中知道，他送的两瓶茅台酒是假的。

自那以后，刘林恨死了卖酒的个体商贩，他说个体商贩没良心，断送了他的前程。

他老婆说：“算了，怄气伤身。你刘林只有拱猪的命。”一听老婆这么说，刘林怄得更凶了，一天只吃了一小碗稀饭。

针眼局长

荣局长说起来是一个不小的官，要管全县五六千号教职工，可是爹妈却十分吝啬，只给了他一副矮小的身子，高么，只有1.57米，肚儿么，再多的油水也使它无法“便便”起来。有人背地里说他不像局长那家人。他听到后气得不得了，说：无非就是矮小一点，世上矮子哪个不聪明？

一日，荣局长喊上办公室秘书老胡与他一道去全县最僻远的一个乡视察学校工作。听说县上局长来了，乡中心校的老师们全都站在校门口迎接，他们可从没有见到过这么大的官亲临学校。那天，两位校长都不在，还是教导主任朱能文率队恭迎。车子七颠八簸的一到，朱主任即快步上前握住老胡

的手，满脸堆笑地说：“欢迎局长光临！”老胡一时木然，正欲解释，只见朱主任麻利地握住了荣局长的手，说：“欢迎领导，欢迎光临！”老胡心释然了，领导就是局长嘛。

坐下来听工作汇报。朱主任一直是把眼光朝向老胡讲，压根儿未朝荣局长瞟一眼。尽管荣局长不时干咳两下清喉咙，还不时提问，可朱主任也还没懂起，不把他放在眼里。

头发乱蓬蓬的，脸上花里乌梢的孩子们围在窗下往里瞧，他们悄悄说：那个局长真像个大(tǎi)官，“花筋”好高哟，肚儿又鼓，他旁边那个矮的，肯定服他管。

在回县的路上，荣局长问老胡：“你看那个叫朱什么的主任能力怎么样？”待老胡还未及开口，荣局长说，“我看他那副土头土脑的样子，没啥本事，说话又沙声沙气的，像鸭公一样。你了解一下！”

老胡一听便懂，回县第二天，便一个电话打到乡教办，如此这般一番，就把那个姓朱的职务给“洗白”了。姓朱的以貌取人，有眼不识大官，活该不活该？

谁不知道荣局长的脾气？他官大，可心胸狭小十分，一两句话不投机，他就记恨人家一辈子。因此，大家暗地里都叫他“针眼局长”。

朱能文恐怕至死也不明白他把局长给得罪了，他还以为自己不是那块官料，“洗白”就“洗白”，有啥怨人的？但他教书却是一把好手，工作又老实忘命，年年评先进都少不了他。前年教师节前夕，乡里推举朱能文为县里表彰的先进。可名单报上去了，县局说事迹不够典型，还需补充一定的材料，如一时无从挖出典型的东西，最好另外推举一位。这次，朱能文又糊里糊涂给“洗白”了。